

在无人区的红军伤病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形成。而蒋介石释放回南京后，反共的野心不死。他没有停止“北和南剿”的预定目标，鄂豫皖“清剿”与反“清剿”战斗仍在进行。

1937年初，红二十八军有三次产生重大影响的战斗。

一是2月上旬的“啄立山战斗”。啄立山位于麻城县西北约15公里。这次战斗，是红二十八军在1937年首次取得歼敌一个营的重大胜利，给刚调入麻城不到两个月的西北军嫡系第三十三师以迎头痛击。

二是3月中旬的“王通战斗”。王通，位于黄安、麻城交界处。此战，是高敬亭亲自指挥的兵力最多的一次战斗，红军集中主力，消灭了强敌西北军两个营，击毙其团长一名。这一仗，还从整体上调动了敌手，体现了高敬亭将分散作战与集中歼敌相结合，必要时集中兵力作战，给敌以重创的军事指挥艺术。

三是“接天山战斗”。接天山，位于黄冈、麻城、罗田三县交界处。接天山激战，历时一个多星期，共消灭300余名敌人。

在啄立山、王通、接天山这三次战斗之后，蒋介石认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已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南京总统府，于是从1937年4月开始，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最后一次秘密大“清剿”，妄想把红二十八军一网打尽。到7月，这“三个月清剿”成为红二十八军成立以来面对的最凶狠的一次“进剿”。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国民党从武汉调来第二师布置在黄冈、浠水、新洲、罗田一带，调来新编第三师去孝感、礼山一带接替一〇二、一〇三师(这两个师，是云南省、贵州省善于山地作战的部队)，做机动部队。又将东北军五个师调到平汉铁路以西地区，调卫立煌八十四师去潜山县、太湖县接替十一路军，将十一路军调到山区修筑碉堡。除了这些主力部队外，又调来了五个保安团，包括原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追击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在内，共有200多个团、30多万人，对我红二十八军采取疯狂的“追、堵、围、剿”。

“三个月清剿”开始时，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主力活跃于鄂东北山区。军部位于黄安七里坪西北天台山地区。由于红二十八军处于敌后，又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敌人大规模的“清剿”准备了解得甚少，对情况变化估计不足。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物资上，红军对粉碎敌人“三个月清剿”准备不充分，也难以充分准备。

高敬亭获悉敌人“三个月清剿”计划后，见敌军来势汹汹，为避其锋

芒，决定分散行动，将刚集中的部队分开；让二四四团一营长杨克志、营政委曹玉福率一营与新二营西进平汉路附近活动，与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接头，将鄂豫皖斗争扩大到桐柏山区，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和了解敌情；令林维先、胡继亭率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再次下平原，到东南方向的黄冈大崎山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筹集钱、粮、子弹、医疗器材和药品；要求各便衣队注意隐蔽，掩护群众，尽可能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进行反击；他自己亲率手枪团一、二分队去鄂东北道委活动的光山、罗山一带检查工作。

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副团长林维先率领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共约400余人，于4月间行动到黄安县第三区潘家河地区。

林维先，1912年9月8日出生于河南商城县南溪丁家埠(今属安徽金寨县)。他17岁参加红军，先后任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特务营的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二二四团政委。1934年4月，皖西北道委领导的红二十八军主力并入红二十五军，留下红八十二师坚持斗争，年仅22岁的林维先任师长。1934年9月，红八十二师跟随红二十五军到英山县陶家河，红二十五军搞“肃反”，林维先被打成“第三党”，罚他到红二十五军经理处“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后在下路山的打粮的战斗中，率领“苦工队”奇迹地利用扁担缴获了敌人100多条枪，还击杀了不少敌人，随即担任以“苦工队”为骨干的新编二一八团三营营长。在重建后的红二十八军，林维先担任军部参谋、营长，现在是副团长。他英勇善战，带领部队进行游击作战经验丰富，但这一次，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吃了个败仗。

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到达潘家河地区，被敌人一〇二师两个团、一〇三师两个团、五十四师一部分和五个保安团、县大队等地方反动武装约4万余人的兵力重重包围。特务营苦战一昼夜，终于突围，但损失很大。鄂豫皖三年游击战后期，由于手枪团经常分散活动，特务营成了取代手枪团的“特种部队”，战斗力很强。作为红二十八军三支机动部队之一，进行过许多重要作战行动，从来都是以少胜多，自己损失很小，战绩相当出色，可是这次特务营遭到严重损失。战后，又重建特务营。

在潘家河战斗中，雷伟和负伤，被送到老君山茅草尖无人区秘密医院二分所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 之十二

渐入深秋，白天果真短了许多，还不到六点钟，天却已经完全黑了。

一路上说说笑笑，不过二十几分钟我们便从高速下了乡道。没有灯光相伴的蜿蜒山路，格外黝黑宁静，路边的山林不停地在车灯中闪过，神秘而又刺激，好在常走山路的我对这样逼仄的行车视野倒也无所畏惧。转过一道急弯，抬头一刹那，突然看到一轮还不太饱满的皓月，高高悬在东边山顶的林梢，明眸皓齿，巧笑嫣然，瞬间照亮了我心底的黑暗，不觉就生出无限美好的情愫来。于是不假思索慨叹道：“我俩这可真是踏月而来呢！”坐在副驾的顾笑着应答，亦觉如是。

怎么不是呢？此时此刻，不只是当空的明月引着我俩从小县城匆匆抵达这僻静山乡，还有一场文学盛会吸引着我们满怀热爱踏月而来。

为了一份热爱与坚守奔赴于此的又何止我们俩！

刚踏上二楼，扑面而来的就是远比想象中还要热烈的气息，来自县内外熟悉或者不熟悉各地的作家朋友们早已齐聚一堂，闲谈甚欢。可以料想，今晚的中国·月亮湾作家村，必定别有滋味！

一走进作家村的枕溪山房，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就被迎面木格屏风蓝色幕布上“溪月夜谈”四个字吸引——好诗意的主题！不论是山房的主人，还是今晚活动的策划者，想必都是被如水的月色浸润过的，否则怎会想出这样一个别出新意的主题呢？这让我不由自主就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一条清幽的山溪自高山深谷潺潺而来，在静谧的秋夜中低语浅吟；溪畔绿树掩映的是小巧的竹楼，不必精心布置，一切都只是最质朴的样子。几杯清茶，一群灵魂有趣的人闲适地围着木桌而坐，沐着朦胧清幽的月色或吟诗弄词，或诵文唱典。此时，清溪映月，光影熠熠的溪面，升腾起的是淡淡的雾

寒露惊秋晚。当侵晓的光从绮梦泄入尘世，残月的冰凉便化作草尖微颤的清露。

自从我又开始磨磨蹭蹭地去驾校练车，身边的各路大侠一见到我，张口问的话便从“吃了没”变成了“考到哪了”。每个周末，乘着瑟瑟秋风骑上共享单车，哼着小调蛇行在曲折的小道上，总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自由飞翔的乳鸽，七分秋色，二分流水，一分流水，满腹的诗意宛如一刀切开的柑橘，止不住地溢出甘美的清香。

从明月港湾湾了条小路穿到潞河边上，就能看到四五成群的老大爷们在河边钓鱼，无论晴空万里，还是在小雨霏霏，或是凛风造访。目之所向那葱葱长河，湿滑的堤岸，仿佛坐下去就能得到一个奇异的白日梦。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狭窄的小道两旁，触目而来的便是各色的草木。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然而我对这些树名却知之甚少，只识得最常见的槐树、银杏、桂树与栎华。

栎华是我今年九月初才认识的树，

踏月来兮别样秋

邹 敏

气，是沁透心脾的醉心书香……

确实亦如是，今晚月亮湾作家村的枕溪山房内，不就是这样一处弥漫着书香文气的迷人之地么？看似简简单单的几张原木长桌，以及随意摆放在桌上的精巧小糕点，无不让人感觉轻松、温馨。一个“谈”字，更是一下子就拉进了彼此间的距离，足见活动所倡导的氛围基调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意自在。用这样别开生面的文化沙龙作为月亮湾作家村六周年庆典活动的前奏再好不过了，因为大家可以暂时丢掉一本正经，借助各种趣味横生的形式，无拘无束地畅意演绎文化的丰富内涵。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今晚的月色因为有了诗文的渲染格外清幽迷人！你看到那一轮自远古而来的皎皎明月了吗？他是英姿勃发的美男子，白衣飘飘，仗剑天涯，虽艰辛穿越数千年的广袤时空，但依旧不减赤子情怀，予人千般热血万般力量；她亦是婷婷袅袅的女子，裙裾轻扬，脉脉含情，从唯美的诗词中款款而来，任你怎样深情吟诵，也无法详尽她的浪漫与诗意。也许就在某个瞬间，我们那颗沉睡多年的诗心就被唤醒并长出轻盈的羽翼，扑棱棱一直飞向窗外，飞进月夜……甚至就连那一幅幅因情因境即兴而作的书画，也都是被月色晕染了的，因而便有了格外的风雅味道。

夜阑人静空山幽，一枕月色难入梦。闭了眼，脑海里总有一轮历久弥新的朗朗明月，它伴我恣意畅游唯美的诗词王国；睁开眼，窗外是透着点点秋凉的清辉冷月，我借它轻

轻濯洗烟熏火燎的凡尘素心。

这难忘的深秋月夜啊，我与你一起迎接将至的黎明……

清晨推开窗，满眼是如黛的秋山，耳畔有林鸟的啁啾，微寒的空气透着山野清新的润湿扑面而来，瞬间精神为之清爽。

与昨晚枕溪山房活泛有加的文化沙龙不同的是，当日上午“淮河书院”的活动显得比较正式，多是以诵读文学作品或者精彩片段为主。用这样纯文学的形式来诠释作家或者像我这样一位文学爱好者热爱文字的情怀，我想该是最切合月亮湾作家村此次读书会的核心主题了吧，是啊，文字原本就该给世界呈现出最纯净本真的美——素简至极也清雅至极！能够于喧嚣的尘世择一处僻静之所静心品读文字、聆听文字，真的是挺享受的一件事情。

当我有幸作为一名诵读者这样庄重地站在众人面前时，说实话，内心突然就有那么一点小紧张，在众多作家面前班门弄斧，对于我这样一个资质平平、毫无建树的“小学生”而言，自然免不了就多了几分胆怯之意。好在自此此刻的我们，不论是学界大家，还是籍籍无名之辈，都只是为了心中那一份对于文学最为朴素的心思汇聚于此。在神圣的文字面前，我们谁都是卑微渺小的，真正能够让我们折服的是文学本身的无穷魅力。站在这方小小的舞台上，我们仅仅只想以声传情，并藉此更加多元地分享自己在某一个特定情境下的情感感受而已。

记得有位诗人说过：熟悉的地方无风景。这可能对宋代词人林正大“静听无闻，熟视无睹”的一种诠释。对此，我也感同身受。

我生在霍山，长在霍山，听着霍山的故事长大，但我对霍山的印象可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先有兰家坟，后有霍山城”，这是父辈故事中，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很早以前，在东渭河南岸的滩涂只有一户兰姓人家，在此繁衍生息，开疆扩土。后来有一户刘姓逃荒者到此，好心的兰家收留他们，主仆关系很铁。主人死后，就葬在他拓荒的田地中，受了兰家恩赐的刘老爹，每次总是到犁地的儿子祷告一句：犁到老爷爷坟边要留一犁。那意思是要破坏了坟地风水，让兰老爷爷安息，做人要懂得感恩。刘家后代们照做了，年复一年的“留一犁”，就“留”出了霍山城后来的雏形。

我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因为从现在霍山人身上还能看到几千年前霍山人”耕读传家，礼义济世”的影子。

霍山历史悠久，《幼学琼林》中记载：黄帝画野，始分州邑，那时黄帝就封了霍山的山脉为南岳，商周后期在霍山设置了灤邑。灤，专指霍山，且沿用了一千多年，灤邑也是全国最早的县邑之一。

灤邑当时很小，以兰家坟为中心，南、北两条城河，东至幽芳河，西到柳林河，大约4.5平方公里。到了汉代，霍山成了衡山国，后又多次改名岳安、开化、盛唐等，叫霍山是从隋文帝开皇元年开始的，一直沿用至今。从隋朝开始，霍山城也像“留一犁”那样慢慢向外扩张，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霍山城发展到南靠南岳山，东接高庙河，西邻柳林河，北临东渭河，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而到目前为止，霍山城已有60多平方公里，把淮河的一级支流东渭河及柳林河、幽芳河、落阳河等都变成了城中河，把南岳山变成了城中景。

南岳山，也叫衡山，古时称天柱山，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元封五年，汉帝登灤之天柱，祭祀并敕封。门楣上“汉帝敕封”四个字透着历史的沧桑，依稀还能看到暗淡的刀光剑影，还能听到远去的鼓角铮鸣，晚唐诗人皮日休还写了著名的《霍山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登临后也留下了“龙去方池静，凤高古洞迷”精美的绝句。南岳庙门上镌刻狂草大师于右任的“小南岳”，而大门两边又是于老乘龙快婿屈武撰写的长联，这些都成了庙宇的点睛之笔，南岳山现在已是4A级景区了，每天游人如织。

站在南岳山顶往下看，今非昔比，层林尽染，美丽而灵动的霍山城尽收眼底，城在水上，人在景中，人在画里。从南岳山下走过来山庄小区，这里原来是一个叫南岭的村民组。这里有我童年的故事，记得上小学时曾和同学来这里偷杏子吃，结果我被大黄狗追到了山坎下，手划了几道血口子，而同学则被大黄狗截在了杏树上……南岭成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记忆，这里因“留一犁”，又由“城中村”变成“城中间”了。

很长时间没来南岭了，今天一见着实令我耳目一新，原先的“蜘蛛网”、“牛皮癣”、“小菜园”不见了。小区被“瓜分”的路也让了出来，建成大小停车场4个，车辆停放整齐。臭水塘注入活水，雨污分流，变成了“月牙湖”，湖上还有零星的荷花，“亭亭出水中”。凉亭步道，奇石景观，健身器材，新颖齐全，苗木花卉，四季如春。

我与一个正在健身的青年攀谈起来，他说：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把我家改造进了花园里，我问他：人还是那人，为什么现在小区的面貌就改观了？他笑着说：再没素质

这样想着，瞬间也就释然了。

三
时值晌午，微风不燥，秋阳正好。行走在作家村蜿蜒的小路上，如同置身于缤纷的画卷中。

目之所及，遍野秋色，树叶秋声。阳光下，各种明暗交错的色彩何等悦目赏心悦目必不说，单是那路边丛丛簇簇的覆盆子，就让一众文友稀罕得不行。你看它们，一串一串点缀在丛生的荆棘里，像是精雕细琢的红玛瑙，更像是顾盼流转的秋的明眸，在浅浅的秋阳里熠熠生辉，可爱至极！忍不住摘几颗嚼嚼，酸酸甜甜的满嘴都是儿时的味道，真好！

让我喜欢的，还有作家村石斛种植基地那座小木屋，坐落在石径转角处的半山坡上，四周是苍翠秀丽的竹林，林荫蔽日，光影黯淡，给小屋增添了几分清幽雅致的意境。木屋门前，有一方小小的泉池，隐约可闻流水冷冷作响，池上笼罩着缭绕的雾气，曼妙缥缈的乳白云“纱巾”一直“飘”至竹林深处，也缭绕到我们的眼角、发梢，如梦似幻，让人恍如身临人间仙境，醉不思归。

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就在想：或许这屋子临窗处可能会有一架古琴吧？倘若遇上雨天，那琴旁是否正端坐着一位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者焚香、品茗、抚琴、听雨。秋风过处，那竹林淅淅沥沥的雨声，那婆娑起舞的片片竹叶，莫不成了他心中最安逸脱俗的欢喜……

将身借住尘世外，林下听雨也听风。走过漫漫红尘，遍赏人间风景，恐怕再没有比《半山听雨》更走上头的曲子，不信你听，那袅袅的琴韵可不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清欢么？

昨夜踏月而来，只因你在山中；今日尽兴归去，心有别样秋眸。
四季流转，蹉跎半生忽而秋至！且让我继续借这寻常烟火，煮一壶清浅的月光，一杯能消俗世风，一杯可温岁月芬芳。



徐健 摄

的人也不会穿泥巴鞋在地毯上走啊！

如果说好习惯是逼出来的，那么高素质则是育出来的。走进五馆花园，漫步在廊桥上，我被幽芳河路边一排“身边的榜样”所吸引，这一排全是霍山籍的全国和省、市级劳动模范，幽芳河路正是通往县政府的一条大道，这让公仆们受到每日三省的熏陶！

作为城市的美容师，霍山城的建设者在“面子”与“里子”上做足了文章。霍山古街老巷很多，诸如文盛街、荷香街、桂花街、玉石街、澡堂巷、龚家巷、一人巷、火神庙巷等等，无不蕴含着霍山人的记忆，无不传承着霍山城的厚重。

尹家冲小区原是“两不管”城乡接合部，曾几何时变成“非遗巷”。走进一看，令人震撼，规划设计者别出心裁，把霍山47项国家级和省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展在巷子里，图文并茂，让居民在休闲中了解博大精深的霍山文化，原来国家级非遗——西路庐剧的发源地就在霍山，这让我确实实地感到自豪。

我印象中金融水电是两个小区，中间有道围墙把它们分开了，这给居民生活的确带来不少麻烦，双方也因此没少拨打“110”“120”，大概是个“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精神使然，双方后来推倒了围墙，变成现在的金水小区。而金水小区的另一头则是天辰养老院，住建部门把握这一契机，把这个小巷又建成“孝心巷”。

孝心巷，清静干净，路面是透水混凝土，老人走在上面安全放心，巷两边墙上是敬老故事和爱心漫画，尽显中华孝文化的精髓，不论是谁，走过路过，顿生孝义。

西镇南路则在美容师手下变成“霍山记忆巷”，是一本活着的“霍山回忆录”。记忆巷上的老旧照片，藏着光明的故事，向路人不住地讲述霍山城的前世今生，是喜是悲已无所谓，都成了闹市里的过往，让人们在木心先生的《从前慢》里感受这座小城的流年。

激流广场在东渭河岸边，已成网红打卡地，我惊叹家乡人的时尚。傍晚时分凭栏西望，落日余晖洒满东渭河，半江瑟瑟半江红，再现“霍山八景”——“双山桃浪”的壮观。

霍山毗邻黄州，据《霍山县志》记载，苏轼被贬黄州时经过霍山灤台，灤台的双山桃浪风景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便约李公择来霍山游玩，还留下“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灤岳”，“谁知大圆镜，衡霍入户牖”，“灤山道人独何事，夜半不眠听鼓声”等十几首诗。苏轼见灤台石壁酷似黄冈赤壁，便在上面写下“小赤壁”三字，后来“灤台赤壁”成了“霍山八景”之一。而灤台赤壁的正对岸小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墓地，墓碑上刻着一任黄州居士、两游赤壁名人——苏轼之墓”。是真是假？众说纷纭，苏轼墓到底在哪？就连写《苏东坡传》的林语堂也不知道，成了千古一迷。

霍山人崇尚文化，对三苏充满敬意，据《苏氏家谱》记载，明弘治甲寅年(1494年)苏祖后人霍山城中建了一所“三苏祠”，以供后人瞻仰。全国共有四所“三苏祠”，另三所在四川眉山、河南郑县和浙江金华。现在全国各地闻讯而来的人很多，霍山也因“东坡墓”和三苏祠而声名鹊起，“中国 月亮湾作家村”、“仙人冲画家村”随之应运而生。

霍山，一个不见经传的山名小城，正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历史的包浆，玲珑剔透；厚重的文化，源远流长；快乐的人们，向善向好。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

秋入堆谷山

黄秀梅

沿着公路盘山而上，吹着别山湖送过来的风，路边的竹林不停地倒退，车子像一尾鱼一下子就滑进堆谷山的秋天里。

树叶皆秋色，山山唯落晖。金秋的堆谷山，还不到层林尽染的时候，但是在这里，你能真真实实地感受到秋的气息已经蔓延开来。对面耸立的高山还是以青绿色为基调，向大自然展示生命的繁茂，只那一株株撑着华盖的乔木，像在暗夜里突然绽放的烟花，盛开到荼蘼，胭脂、酡红、茜色、藤黄色、明黄色……温暖而有质感的高山，构成一道道分明的灵动肌理，将高山渲染成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璀璨夺目。

凉风有信，一叶知秋。山生云，树生风，秋风吹红了山脚的大枫树，当红透的枫叶飘过老房子前的柿子树，树上的绿叶片纷纷落下，柿子一个个立刻饱胀起来，换了黄衣服，挤挤挨挨、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墙边靠的那根竹竿或许就是去年打柿子的那根，只是打柿子的人正在忙着将刚晾晒好的稻谷装进谷仓，而忽略了枝头的美味。菜园地里蔬菜被阳光晒得恰恰入味，青皮黄瓜爽脆，橙皮西红柿酸甜，咬一口唇齿生津，刚好解渴，它们赶在寒冬来临前结出最后一波果实。

溯溪而上，两侧峰峦竞秀，岩石嶙峋。溪水平缓，水流如洗，清可见底。溪边的草丛里或绿或黄或有小花悄然开放，阳光透过树叶在细细的砂砾上摇晃，鱼儿在光影间追逐零落的枫叶游荡。时光深浅，鱼儿不知岁月，山中已过流年。

向美而行，来到“全国文明村”堆谷山村的入口。村头的柳树轮回过了300多个寒暑，堆积的枯枝落叶在脚下层层叠叠，“咯吱咯吱”的脆响从脚边传遍山野，“踏秋”一词更有仪式感。村头有树，树旁是家，老柳树枝叶茂盛，把根深深扎进土地，守护着古村，迎来送往，是外出游子回家的方向，也见证着村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晒秋”是山里秋天独有的仪式感，每当秋风将天空和大地打扫干净后，堆谷山的“晒秋”就开始了。农户们将田野里的庄稼收割完毕，留下平头的稻茬、排队的秸秆、绑着辫子的芝麻菜。家家户户门前随处可见晒着稻谷、玉米、芝麻、天麻等刚从地里收来的农作物，虽然表面摸着是干燥的，但里面湿气重，为了避免它们在冬天发霉，自然要在秋天好好地晾晒一番。一想到寒风中，南瓜粑粑、糖炒栗子、烤红薯这些“土”掉落的农家美味，在炊烟之下散发出熟悉的香味和热量就让人身心俱暖。

走进村落，感受农户们为农事忙碌，他们“累并快乐着”，享受着收获的惬意。秋至腌菜是堆谷山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里出产的高山蔬菜，萝卜、雪里蕻、胡萝卜、洋葱等洗净晾晒，加盐、辣椒等调味一并放入坛中，腌制一段时间。小咸菜清脆爽口，清晨配一碗白粥，至简至美。

一半绚烂秋色，一半人间烟火，秋入堆谷山，感受天高云淡的自由，聆听白墙灰瓦和深红浅黄的交响曲，田间地头 and 炊烟灶火的二重唱，与古朴村落来一场时光的邂逅。

责任编辑：宋金婷
784542876@qq.com